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百二十七

載記 金內族七

撒速

元奴

弟定奴

承裕

賽不

子按春
楊居仁

承裔

承立

永錫

訛可二

斐室

三

完顏撒速名匡始祖九世孫初爲幽王允成府教讀顯宗爲皇

太子命詹事烏林答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與宣

宗時皆年十餘歲愿舉匡并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乃名

見于承華西便殿問其年歲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

都歲在壬申實二十有八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言三十太

子願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七月丁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

每日先教漢字至中時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頃之世宗
詔二人俱克太子侍讀匡被眷遇特異太子嘗命作睿宗功德
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
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
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因萬春節令歌此
侑觴上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
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樂無量卿等亦
當誦習不忘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時太子監國三月
甲辰御試下第訛可中在後除書畫直長章宗爲皇太孫仍命
匡侍讀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卽位轉近侍局直長歷副使
并使提點太醫院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諱
還遷秘書監兼大理少卿承安元年簽書撫州行樞密院事委

以邊事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擱按出使烏都統部
知其謀奔告因爲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
官匡遷三官以讓其兄奉如饗一上嘉其義許之御史姬端修
劾主餉轉運使溫昉屈意事匡以馬幣爲獻私以官錢助宴會
費上寢其奏三年入守尚書左丞修世宗實錄完上之時頗更
定制度初置提刑司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
舊無是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
官冀達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
使兼採訪廉能專薦舉之權歲遣監察體察仍不時選使廉訪
上從其議自此監察體訪之使始出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
克會韓侂冑啓邊釁遂平縣獲朱襄陽軍卒王俊唐州獲建康
謀者李忬奏侂冑言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

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
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朝議不之信匡奏彼置忠義保捷
軍取光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及紇石烈子仁使宋
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
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六年四月拜匡右副
元帥從其所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
京留兵少頗有掣肘之患乃使匡由唐鄧出兵遣前鋒都統烏
古論慶壽攻聚陽左翼提控完顏江山騎五千取光化軍右翼
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鄧興樊城戍兵皆潰匡進圍德安分遣
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荊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取
宜城縣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于信陽之東進所獲女口百人賜
詔獎諭卿總師出疆屢殄寇敵日闢上宇雖天祐順亦卿籌畫

之效也詔權行省尙書右丞時吳曦內附恃我爲援。匡先取襄陽以屏蔽之詔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蜀漢在所經畧果能爲國建功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永保富貴匡乃移兵赴之遣完顏福海取穀城縣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峪會揆疾薨匡士卒疾疫代者宗浩至汴匡乃放軍入朝轉左副元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宗浩又薨拜匡平章政事封定國公代總諸軍揆初購得侂冑族人韓元靚使行間於宋送令渡淮宋督府丘密奏之時宋主屢以兵敗爲憂方欲乞盟旣得密奏卽遣密屬劉昺護元靚北歸因密諭密使歸罪邊將以請和遣左司郎中王柟至濠州匡責以稱臣數事柟請以靖康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函侂

曾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和好。自此復成。而廷議諸軍已取川陝。關隘必不可與。柁再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畧言曩昔兩國修好。蒙先皇帝許以畫淮爲界。惠之于始。今皇帝遵先帝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全之于後。然東南立國。吳蜀相爲首尾。關隘係蜀安危。若一旦大國盡有。是撤蜀之門戶。本朝不能保蜀。何以固吳。所增歲幣并通謝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思惟悔艾之責不得不勉。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不敢固違。但傾國資財。竭民膏血。實非今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祇備。賊臣首函。亦當傳送。本朝與大國譬如一家。叔姪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鬪。偶成嫌間。一旦翻然改悟。引咎謝過。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毫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時陝西宣

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匡奏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
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
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彼能入寇縱之平地蹂以鐵
騎無一得脫况彼哀祈不已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
是無一日之安若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
腴耕桑之地聚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
獨在陛下決之耳詔乃報可曰宋之悔服可謂誠矣匡遣楷還
復書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
鎮撫之恩至深至厚來書言侂冑已死將以師旦首易之飾辭
相紿至于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拂聖訓矧
柝所資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亦有不如體製者亟令
改正象祖復以書來竊見大國前日聖旨如能斬送侂冑沿淮

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爲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冑首
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
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錄本齋呈誓書添改處及管押納合
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
及陝西所屬候侂冑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
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叛亡人口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制
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陽間伺候取接匡得
書卽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爲念已從請贖宋罪稱臣割地尚
且潤畧區區關隘何足深較其侂冑師旦首函并諸叛亡至濠
州卽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當自撤還川陝關隘候歲幣犒軍
銀兩至下蔡盡日割賜匡得詔書卽以諭宋八年四月乙未宋
獻二臣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露布

以聞丙辰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銀重幣尋受遺詔立衛
紹王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定元年十二月薨。匡生平怙寵自用。
官以賄成。永安中。撥賜功臣家口地土限外。自占濟南真定代
州上腴田。奪百姓舊業。上聞其事。用安州邊具泊舊放圍場地。
并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宣宗嘗語侍臣。此豈宰相所爲。

元奴名綱。字正甫。明昌中爲奉御。屬羌已彪殺羣僚。反奉詔與
洮州刺史曹佛留計事。因詔青宜可會兵擊破已彪。佛留有材。
武智策能詰諸羌。遷爲臨洮同知。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爲洮州
管內巡檢使。青宜可者吐蕃之種。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
落散處西鄙。其魯黎族帥曰令京。據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
城。三十餘萬戶。東隣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筭竹大
山。西行四十日至河外。蠻境不論道里。惟以日計。令京卒子耳。

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朝廷因與宋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綱嬰官左拾遺遷刑部員外郎泰和元年爲賜夏主生日使轉工部郎中四年詔與喬宇宋元吉編類陳言文字奏凡關陟宮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爲一類凡二十卷轉同簽宣徽院事六年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陝西兵馬上密敕經畧西事時佛留已死普賢爲懷羗巡檢使綱至洮馳名普賢攝洮州同知令傳箭入羗中普宜可大喜率諸部長藉其境土人民詣綱請內屬綱奏其事授青宜可疊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曰卿統有部人世爲雄長嚮風慕義背僞歸朝願效純誠恒輸忠力緬懷嘉賜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副可祇承服我新恩永爲藩衛真授普賢洮州

同知綱進階拱衛直都指揮使以商州刺史烏古論克州押領
曹普賢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顏綱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宜
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
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伐宋叅元帥
府謀議十月命諸將出師宋吳曦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
上聞韓侂冑忌曦威名所統梁益上游之地可以得志詔綱經
畧以圖誘致之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入蜀署爲
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間行諭曦曦得詔意動遣掌管機宜文
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仟會曦于興州
之置口曦具言歸心我朝之意仟請以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
之七年正月名綱赴闕以爲陝西宣撫副使未幾還軍及聞曦
復被殺遣使責綱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爲曦重何故復

撤其兵使安丙等無所畏憚致陷散關詔奪一官降兵部侍郎
權宣撫副使遣戶侍尼龐古懷忠按治其下將吏未至潛兵自
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于團
練遣使奏捷詔書獎諭釋罪不問八年罷兵還京衛紹王卽位
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綱行省事于緡山
徒單鎰使人謂綱高琪駐兵緡山甚得人心士樂爲用不必親
往惟益兵爲便綱不聽鎰復使人止之曰琪措置已定彼之功
卽行省之功亦不從綱至緡山遂大敗胡沙虎亂誘其子奉御
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名綱至囚之憫忠寺明日押至市中使
張霖卿數以失四川敗緡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綱子安和權
復州刺史上書訟父冤詔追復官爵弟定奴亦素知名選克
護衛除平涼府判官累官真定府同知從僕散揆伐宋加平南

虎威將軍兵罷爲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爲右副點檢大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西京改節震武軍元帥與屯襄敗績坐失期及奏不以實降河州防禦使遷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徙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統軍遷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品以上舉能幹之士克河北州縣官改簽樞密院事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復爲行院簽樞密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兼武寧軍節度使行院于徐州名爲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定三年卒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克符寶祇候除中都左巡警副使通括戶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右巡警使彰德軍節度副使歷刑部員外郎中會與惠州刺史遷臨潢府同知歷東北西南兩路招討副使泰和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

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副都統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
界宋吳玠兵五萬由保谷姑蘇等谷襲秦州二人同行出界引
騎兵千餘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
級下詔褒諭玠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玠汝
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朮虎高琪及青宜可
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
兵道甚易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
又詔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
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克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
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黯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會玠使其將
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將寇秦州二人及河州防
禦使蒲察乘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

部將唐括按答海率騎二百馳擊甲士蒙括挺身先入宋步兵
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
餘人斬雄珪于陣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遷
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俄改臨潢賜金帶銀幣大安初
召爲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烏沙堡失利朝廷獨坐思忠
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元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
宣平縣土豪請曰溪澗曲折我輩請知之願以土兵爲前鋒行
省引兵但爲聲援承裕畏怯不知用地利力戰但思欲走問此
去宣德間道幾何其夜遂率兵南行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
堡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元游兵入居庸關識者謂金之
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資授咸平路總管崇慶元年復
起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遷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

總管與契丹留可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承裕貞祐初終臨海軍節度使

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克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軍爲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轉胡里改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尋爲殿前左副都點檢從僕散揆伐宋爲右翼都統六年六月宋將皇甫斌侵蔡聞郭倬李爽敗阻漆水不敢進揆遣賽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漆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賽不等潛師夜出深州刺史完顏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副統尚廐局使蒲鮮萬奴等出其左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厚賜金幣

真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
名見諭以卿向在西京盡心爲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以陝
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堯州不尊安撫使達吉不節制多致敗事
已責罰堯州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八月轉知鳳翔府兼本路
兵馬都總管俄爲元帥右都監遣提控石蓋合喜楊幹烈等大
敗夏人于定西獻捷京師命行省閱視其功賞之四年四月調
兵拔宋朮陡關斬首千級五月遣兵焚來羌城界河橋俘馘甚
多八月夏人寇結耶觜川復擊走之尋又破其衆于車兒堡興
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高琪遣往伐宋與宋人戰于信陽
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隴
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渡淮畧中渡店拔
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

將士詔賜玉兔鴈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卒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爲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並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上石店唐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西安軍節度陝州管內觀察三使奉詔攻襄陽宋兵三萬拒戰誘擊敗之走城薄諸濠殺與溺死三千餘人進兵圍城敗來援騎兵千步卒萬遣使獻捷七月遷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于七口倉又奪宋小鵲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石鵲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權晉安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衆五千來歸得糧萬石

上章言河北義軍官民所在堅守堡寨力戰破敵忠赤可嘉者
不旌酬無以激勸乞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
覽奏甚稱上意詔卽行遷賞四月遷樞密副使五年五月奉詔
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方議行賞御史烏古論
胡魯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鹵畧請正其罪御史納蘭又言
其姪唐州守將訛論與宋人戰亦敗死者七百餘人反以捷聞
上以其有功皆不之罪獨稱納蘭敢言錄功付有司秩滿考最
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右
丞相雅與叅政李蹊相得會蹊以公罪出尹京洛數爲稱薦北
唐魏徵因得復相三年將禘祭爲大禮使議配享宣宗功臣論
者紛紜上言丞相福興死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
配享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

大臣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左丞顏盡
世魯素嫉居仁附和上議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
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
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
語都事商衡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吾雖忝居
此位實無所知恐貽朝廷羞從衡草表乞致仕天興元年兵事
急命宰執都堂會議平章侯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
更無摯劃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
賽不顧曰侯相言甚當白撒遂含憤而罷時元兵薄汴白撒策
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賽不領省事拜爲左丞相
尋復致仕哀宗遷歸德復起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
壽國公扈從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

詔行徐州尚書省事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
壁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績而還
再命卓翼攻豐縣破之恩初以敗爲恥託疾不行乃密與河北
諸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執元帥商瑀父子及元帥左都
監紇石烈善住併殺之又逐都尉幹轉留奴泥龐古杞端蒲察
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
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爲賊黨所制東
手聽命而已時蔡已被圍朝命阻絕且過大兵徐州將士皆議
出降賽不弗從乃授野驢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以羈
縻之野驢見徐州空虛復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
申詰旦襲破徐州賽不自縊于州第琮乃遣人以州降元子
按春正大中克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決杖收係許州大兵至開

南門以降從攻涼師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罵以至指斥是冬復自北中逃迴詔令押入省問事情賽不附奏老臣不幸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車駕東狩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楊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三年進士天興末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承裔名白撒末帝永麟之兄系出世祖諸孫自幼爲奉御貞祐間累官臨洮知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右都監遣部將納蘭記僧等合葩俄族都管尼龐古以兵掩襲瓜黎餘族諸蕃帳屢破之斬馘士卒擒其首領俘獲人畜甚多興定元年轉鳳翔行府元帥左都監伐宋令出華州鹽井敗宋兵于皂郊堡又于天水軍相遇掩擊大潰二年四月復敗宋兵至雞公山遂拔西和州毀其諸隘營屯遣合札都統完顏習涅阿不率軍趨成州

宋帥羅參政統制李大亨棄城遁留兵城守親往督赴克之獲糧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敗宋兵于七盤子雞冠關褒城縣官民自焚城宇因取其城兵至興元提刑兼知府事趙希哲亦遁入取其城以駐兵命提控張秀華馳往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括移失不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悅進官一階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爲敵據將遣白撒復之奏臣近入宋境經涉險阻士馬疲弊未得少休願息兵養士以圖後舉從之未幾權平涼行省參知政事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控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

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若不招之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
兵寧謐一方臣遣通遠軍節度同知烏古論長壽及副使溫敦
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命往招之其所遣及諸
來歸者請預定賞格甄獎以待上是其言遷二人行軍提控是
年夏兵三萬由高峰嶺入寇定西州環城爲柵白撒遣刺史愛
申阿失刺與長壽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仗甚衆五
年詔白撒諭諸蕃族以討西夏奏遣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
間討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族又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
令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
降族共願助兵七八萬更選官軍繼爲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
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宜擇勇畧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事勢
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俱乞授職以獎

勵之上皆從其請。元光元年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畧命發兵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畧夏地白撒徐出鎮戎馳至臨洮遣古里間并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擊走夏兵千餘於踏南寺。因圍大通城分兵奪其櫓大敗守兵七千人。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橋西遁還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十二月諜稱國王木華里悉兵沿渭而西謀攻鳳翔圖京兆至春蹂踐二麥以困我白撒奏二鎮唇齒鳳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平川廣野實騎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已遣提控羅桓將兵二千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紆城圍更乞發河南步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哀宗卽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還拜尚書右丞本恒怯無能徒以

儀體爲事性復貪鄙以前居西垂十年當宋夏之交頗立微效
進拜平章政事然皆出諸將之力及爲相專復尤甚不恤國家
顛覆先是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于
河北岸以石包砌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命棄
之運守具入京隨爲大兵所據九年正月令史楊居仁以大兵
長驅入汴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
等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兵已至麻斤
等皆被害丁壯無得反者甲午議守京城修樓櫓朝臣言裏城
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倘大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反不可
測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
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議克避遷之民爲軍名在京軍官平日
防守上清宮城得功者內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等假借而

八百級遂由葭蘆川遁去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首五千級復其寨賜以金帶賞賚將士有差四年四月又破夏兵于省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率士卒登陴四面進攻援兵大至復擊走之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擢爲元帥將兵守盱眙已而全軍界上與總帥訛可迎敵大敗于龜山死者萬餘人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嘆盈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上章乞斬之以謝天下不報降爲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八年正月鳳翔破令領京兆行省以守之內素恇怯不能措畫至卽奏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懼不能守請還不許十月遂棄京兆還朝留乾州軍事同知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之行至閬鄉哀宗不聽入見迨近侍裴滿七斤授以黃陵岡從宜未幾代徒單兀典行省事於徐州九

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睢州刺史張文壽聞之遷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付州事于僚佐託以應援徐兵以爲刑部郎中留睢州三日聞北兵大至不敢進又懼州小不可守選精銳一萬五千與徐帥完顏兀論將趨歸德二月行次楊驛店遇小乃解軍徐兵遂潰兀論戰死文壽亦被害慶山奴馬蹟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烏林答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元將以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見大帥忒木解誘使招降京城不從左右怒其偃蹇不屈以刀斫折其足亦不降乃殺之時議謂其貪戀軍職屢敗不能解而能以死報國亦足稱云俄大兵圍睢州以無主將殘破之甚兀論乃蹇不侄元光間側以諸帥爲總領兀論以丞相故獨不罷時以防近族而用疎屬故白撒承立兀論輩皆腹心倚之

永錫名合周貞祐中知真定府爲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削官
決杖興定三年錄用罪廢官與蒲察阿里不孫七十人同名遷
信武將軍息州刺史宣撫副使四年拜御史大夫簽樞密院事
權尚書右丞領兵赴陝西便宜從事宜宗諭以敵兵強則謹守
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沔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且詭
言密奉朝旨元兵次近郊潼關遂陷下獄當死宗室從坦等四
百餘人上疏救之畧曰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
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鄆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
節而死今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
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高琪言上自古犯法無告免者張行
信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上曰向合周往救
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已當誅朕特寬貸以全

其命今鎮陝西所犯乃國家大法朕豈敢私杖而奪爵免死除名久之起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目爲雀兒參政哀宗不悟竟致敗事

訛可有二俱內族又皆護衛出身其一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曰草訛可一嘗誤以官中牙牌報班齊曰板子訛可板子訛可初爲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而用奉御六兒監戰六兒於訛可爲孫行訛可以動爲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名二人同赴京師改訛可河中總帥而六兒譖訛可以爲畏怯避遠上信之宣宗初議遷都朝臣謂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可遷爲都

主議者言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詔以元帥左都
監完顏阿虎帶行帥府事阿虎帶恒怯不能畢竭民膏血爲浚
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虎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恐
資敵論旨果不可守則棄之乃盡燒官民房舍而還尋又非其
失策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州獄所據則大河之險
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虎帶同敵人累命完復之以草
訛可兵將三萬守之至大八年九月元兵期至明年正月合南
北軍攻汴梁故自將先攻河中兩訛可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
足截守故城之半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
百道並進至十一月攻愈急告于合達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
萬救之救至軍士殊死鬪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
月至十二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被擒尋殺之板訛可

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崖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因連放火砲照見船中軍無幾人力斫得開遂至潼關入住閤鄉詔責不能死守命陝州決杖二百而死時論以謂河中苦戰不下德順北兵百倍臨之力屈而陷猶可自贖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金自南渡之後宣宗喜用近侍以爲耳目伺察百官遣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凡有所聞卽入奏之故其權尤重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必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

婁室同時有三各以長幼別之大婁室爲鷹揚都尉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運軍器至白鹿原遇元兵與戰兵刃旣盡以條繫掉金牌力戰而死中婁室小婁室爲領軍元帥九年正月

引馬軍三千屯汝墳遇元兵三四十騎乘元旦入襄城殺東營
千夫長始覺之時將校皆醉不能軍兩婁室遂敗退走許州袁
宗遣人名至京師以中婁室爲北面總帥小婁室左翼元帥天
興二年河朔軍敗各收潰卒及將軍夾谷九十奔蔡州蔡帥烏
古論鎬知其跋扈不納遂走息州適上命白華送虎符於石抹
九住拜爲息州行府元帥遂納之九住出近侍好自標致騶從
盈路三人者妬之各以招集勤王軍士爲名得五六百人本州
給以甲仗久之漸生猜貳久住亦招負販牙僧數百人爲虎子
軍夜則環甲爲備一日三帥執九住所遣巡城萬戶驅之前行
使大呼徇于衆云勿學我欲開西門反呼畢斬之乃召九住欲
不往懼州人及禍不得已從三百卒以往三帥預令甲士守街
曲遇從者過卽執之九住獨入三帥問汝何爲欲反九住曰我

何緣反三帥怒欲殺之小婁室爲救護使人鎖之代以夾谷九
才乃擄九住之過以聞鎬復爲奏辯上主鎬辯不直三帥赦之
及上將辛蔡密召中婁室引兵來迂遲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
迎小婁室見于雙溝七月上遣近侍局使入息州括馬卽召九
住旣至與中婁室辯于上前上不欲使之終訟乃罷九住帥職
授戶部郎中以烏古論忽魯爲息州刺史時有土豪劉禿兒馬
安撫者自蔡朝還以軍儲不給叛入于宋息之北關爲所焚毀
城中軍日有叛去者且覘知宋人有窺息之意忽魯懼奏請益
兵爲備朝命抹撚兀典爲行省參知政事中婁室同簽樞密院
事小婁室副點檢王進爲彈壓帥夾谷九十爲都尉屬以忠孝
馬軍二百步軍五百行省院于息州將行上諭之曰北兵所以
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

於宋人何足道哉卿等勉之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餘騎襲宋營於中渡宋人望見我軍皆北語駭愕奔潰斬獲甚衆八月壬辰元典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又廉得元帥張閏爲婁室腹心九佳之獄皆閏發之因其失律奏以不遵約束失亡軍士死于獄中時忽魯退縮不能撫御民多叛去乃奪其職以夾谷九佳權息州事十一月宋軍二萬來攻城中食盡收括糧食并金帛衣物民以無聊行省及諸帥日以歌酒爲事聲樂不絕軍士強娶寡婦幼女無所不至及欲北降遞相猜忌無敢先發者會帝在蔡州因問已至發喪設祭諡哀宗曰昭宗諸帥屏人聚譏使睦親府桓端下經歷官李裕送款于宋正月十三日舉城南遷宋人焚州樓櫓老幼渡淮南行入羅山委曲之信陽北與見火起追及之無有免者且誅索行省已下官屬于宋宋人令官屬

入城託以犒賞從萬戶以上六七百人皆殺之因諭諸軍行省
已下有罪近已處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軍防之既而與
北軍接南軍歛避一軍悉爲所殺

弘簡錄卷二百二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華輔一 黃人

左企弓

子泌周孫光慶

虞仲文

曹勇義康公弼

劉彥宗

子萼苦孫誨曾孫頌

時立愛

韓企先

子鐸張通古

張浩

子汝霖

張玄素

從子汝弼

石琚

父阜

孫卽康

張萬公

賈益謙

董師中

弟師儉

左企弓字君財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歸

遼使守薊州因家焉企弓少讀書通左氏春秋登遼進士再遷

萊州觀察判官入為知雜御史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

詞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宛免者甚衆出為中京副留守按刑遼

陽出獄本輕而入之重者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遼故事軍政皆關決
北樞密院然後奏御金兵已拔上京北院恐忤旨不以時奏企
弓以聞天祚謂非卿所職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
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嘗諫天祚西幸不聽會
秦晉國王捏里自立封企弓燕國公虞仲文康公弼並參知政
事曹勇義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入居庸關都
監高六等來送款太祖徑至城下開門延入遂駐蹕燕京城南
企弓等奉表降以守太傅中書令各受金牌燕城既定太祖從
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畧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
寸金祖不聽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遷企弓等將赴之過平州
張覺遣議事官趙祕往數十罪一天祚播遷不卽奉迎二勸秦
晉三僭號三輒自降封君父尊號四擅殺天祚所遣知閭王有

■五檄書僭議迎秦拒湘六不謀守燕貽禍其民七不顧大義
臣事北庭八根括燕財取悅敵國九使民播遷失業十教發兵
先下平州企弓無以對遂縊殺之年七十三諡恭烈天會七年
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改特進濟國公 子泌字長源仕遼
爲棣州刺史從父來歸父遇害間道奔朝廷議嘉之擢西上閤
門使從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擢知祁澤隰三州貞元初遷濬
州防禦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天性夷澹好讀莊老未及懸
車卽請致仕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次淵累官燕京副留守
歷中京路轉運使本路及河北東路都轉運使本宰相子練習
朝政然賦性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與李通許霖交關
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財利爲世宗所惡卽位使其子貽慶
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忠傑榜進士授從仕郎大定二年改

淵沁南軍節度使戒以毋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必罪無赦淵
到懷州未幾坐前中都轉運盜用官木除名 孫光慶字君錫
自幼穎悟沉厚少言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淵嘗語所親此
子必世吾家以廕補閤門祇候遷西上閤門副使父憂起復轉
東閣門再轉爲使兼太廟署令以善篆隸尤工大字遇世宗行
郊禮受尊號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分皆光慶
所篆凡經所書宮廟榜署皆稱有法度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
府監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宮工役不爲苛峻務使勞逸相均
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世宗獨察之母憂起復右宣徽
使時幸上京命往治儀仗制度人以爲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
一上遣使致祭賻銀絹重綵平時喜爲善言蓄善藥號善言道
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讚語皆任達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自少聰慧日記千言七歲知作詩
十歲能屬文既長刻苦學問登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復
舉制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求歸養親
久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平
白霜拜樞密直學士至侍講與翰林學士來降授樞密使兼侍
中封秦國公卒年五十五諡文正天會中贈中書令正隆改特
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辟爲樞府令史
上書陳時政累擢館閣遷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
事中召爲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太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
羣小擠之出爲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來降以舊官守司空
封燕國公卒諡文莊天會中贈守太保正隆改特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胤遠保寧間以戰功授誓券

家于燕之宛平公弱好學登進士除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
辟樞府令史求外爲寧遠令漕司督賦急繫獄會縣中隕霜殺
稼自獄中上書乃始得釋因免本歲租賦縣人爲立生祠俄監
平州錢帛庫調役糧于川州大盜侯槃稱爲良吏使人護送出
境久之權乾州節度使來降授樞密副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權知院事封陳國公卒諡忠肅天會中贈侍中正隆改特進道
國公

劉彥宗字魯開宛平人唐藩鎮怱裔孫由石晉時歸遼六世相
繼爲遼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彥宗登進士乙科遇天祚敗秦晉
國主擢爲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密院事奉表來降太
祖一見器遇俾復舊職遷左僕射佩以金牌使宣慰平州張覺
太祖不豫留佐宗翰都統軍事張敦固拒守南京攻之不下加

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兼侍中又佐宗望軍以圖攻取凡州縣之事悉委裁決天會二年上以中京等兩路先多拒命特遣往諭撫慰百姓務勤稼穡官民罪犯在降附前者勿論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盡十策令兼領漢軍都統蔡靖以燕山降詔凡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伐宋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留于燕京節制諸軍乃治官政庀民務勸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及圍汴京又說宗翰與宗望曰蕭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嘉納之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王正隆例降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兗國公諡英敏季子孫遼末以蔭補閭門祇候來降授禮賓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更左右兩宜徽使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爲沁南軍節度使

歷臨洮太原尹正隆南伐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
累除興中濟南尹封任國公移節順天定武等軍爲人淫縱無
行所至貪墨狼藉廉察使劾之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鞠
問引刀自殺不殊削官罷歸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彥潛降
及第 次子箐亦以廕隸閭門不就去從學遼末調兵箐在遼
中會兵敗從主西奔左右多散亡乃還爲扈從授左承制蕭妃
攝政賜進士第爲左司員外郎寄班閭門來降遷左司郎中至
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禮儀皆箐詳定遷衛
尉少卿西上閭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得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
及四方號令多從經畫天會二年轉太常少卿東上閭門使從
伐宋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
復南征權中書樞密院事父憂起復直樞密院加給事中七年

爲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天眷二年轉左宣徽使熙
宗幸燕法駕儀仗討論爲多皇統元年假中書侍郎克江南封
冊使至臨安見宋人勝其居曰行宮筭謂未受命非所宜名請
去勝而後行禮宋人欲結以厚賄不顧五年爲行臺右丞相兼
判左宣徽事留京師朝議釐革廢齊河南濫雜官吏筭謂用兵
以來求一切近効故所用人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
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不宜輒務紛更帥府文議
於館陶築三城有警卽令北軍入居之筭謂今天下一家孰爲
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惟嚴示武備以察姦宄無
徒分別彼此之間時秦人在夏國者數千皆願來歸諸將約以
河外三州賜之又言三小州不足爲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
人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或又請陝西沿邊完

修城郭以備南寇。箬以我利車騎。不利城守。今城之恐勞民而結怨。况盟誓已定。豈可妄動。凡此數議。皆從之。以能得悼后意。驟加柄用。九年。拜司空。踰月。轉平章政事。封吳國公。天德元年。改封滕王。二年。拜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以疾求解。授燕京留守。又進曹王。海陵卽位。意頗鄙之。居數月。乞致仕。詔曰。不爲暗於臨事。不爲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箬因是慚懼。卒年五十八。孫仲誨字子忠。皇統中。蔭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問以時政。從容敷奏。一無懼色。每稱賞之。貞元初。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注。左補闕。三年。詔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還奏。進玉田縣令李方一階。爲順州知法。擢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本縣尉。免去順州司候。張

群密雲縣尉石抹烏者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翰林直學士
改棣州防禦使境內多盜厥次縣送所獲強盜數十疑其有冤
乃擇老稚者先釋之未幾果獲真盜入爲禮部侍郎兼左諭德
遷太子詹事詔曰東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
事告之無何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語仲誨東宮請司
局人自有當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至奢侈
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卽位以來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其諭以
此意俄兼左諫議大夫十四年爲宋國歲元使館伴王抃來議
欲變親起接書之儀辭以奉命遠來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
更公等宋國腹心毋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
親起接書成禮而還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
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十九年卒生平

立朝峻整容色莊重前後爲東宮官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世宗嘗言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曾孫頰字元矩蔭克閣門祇候調莘縣令詔爲承奉班都知兼宮苑令由西上閤門副使遷閣門使泰和二年宋旴眘軍報明年賀正使副魯誼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館上殿又不雙跪詔頰就閣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後改王處久故不及報誼拜時並雙跪因足有疾似單跪者久之上於南苑中見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忬葬上曰苑中不宜有墓頰家本忬後詔賜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上謂朝廷多故舊臣豈宜去位朕自東宮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卽以上郡處卿頃乃起知開封再請老未半歲復爲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捕盜賊坐叢

飲解職復起爲太子詹事至少師皇太子欲闢廣東宮周墻類
諫以師旅饑饉之際何爲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粟
賑貧乏假貸者折券與之遼太康九年立愛登進士調泰州幕
官父憂服除改春州同知遷雲內文德二縣令遷爲樞密院吏
房副承旨轉都承旨累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以忤權貴除燕
京副留守母憂起復舊職擢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
已定燕京訪求得平州人韓詢使持詔招諭平州時遼帝尙在
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離保軍所在保聚居盧龍嶺
立愛未敢卽朝先使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卽順從願降寬恩
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
嘉忠款特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克舊職諸囚禁配隸

並從釋免立愛又言薊州已降復叛民間流言謂金國所下城邑始雖存撫後必俘掠雖行開諭不肯盡信乞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義他日兵臨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可不勞而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毫無犯必刑無赦令遣幹執阿里等爲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後以平州爲南京用張覺爲留守立愛遂去退歸鄉里宋累使來召因見宋政日衰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乃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在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天會九年爲侍中知樞密院事久之加

中書令十五年致仕以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賜錢布綸帛詔同簽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

韓企先燕京人祖知古仕遼爲中書令徙居柳城歷世貴顯至企先博通古今經史乾統間登進士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遷轉運使宗翰經畧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代劉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本朝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自糾也宗幹勸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始以企先爲右

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驚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乃令議禮制度損益舊章賴知前代故事因革損益咸取折衷歷相兩朝幾二十年每欲爲官擇人曲加培植兼獎勵後進推轂士類專以甄別人物爲已任一時臺省多君子焉尤復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上幹與宗翰雅敬重之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二月丙寅薨年六十五正隆例降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猛安世宗言其無功且宜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命增衍慶宮功臣畫像爲二十人如企先本朝興國以來典章制度多出其手至于關決大政但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若褒顯之亦足示勸乃命圖其形置衍慶宮十五年諡簡懿子鐸字振女皇統末蔭授武藝將軍熙宗聞其有

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以汝勲賢之子行已蒞官能世其家故以命之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激思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咸得其當伐宋改兵部員外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爲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憫其年高母老語宰相可與便郡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自幼該綜經史讀書過目不忘復善屬文登遼天慶進士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懇辭起復屏居與平會割燕京與宋以素望欲收之辭謝不赴隱于本州太寧山下與劉彥宗善薦于宗望召主樞密院俄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

法仕宦多奪官因免去宗幹惜其才爲申理之除中京副留守尋以河南陝西賜宋選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見之轉令北面不敢傳詔乃設東西位使者東面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時約奉表稱臣聞宋乃置戍河南退語送仲韓肖肖曰北朝裂壤地以益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典師問罪將何以爲辭肖肖惶恐馳白其主遽命罷戍乃還至上京具白宗幹當及其部置未定早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卽除行臺參知政事詔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或疑其詐將自許宿來襲獨言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宗弼使人覘之宋兵果潰去因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作亂詐稱皇帝按察大王蓋假託以惑衆規取財物實無其人熙宗遣護衛特思就汴京行臺鞠治

古執其咎極力辯止人爲危之答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由是坐止特思不復緣害他人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以疾求解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初收威柄御汴嚴厲親王大臣未嘗少假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時多信佛法同列張浩張暉每到寺磁州僧法寶上坐反居其側海陵責以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富貴自苦修行今人妄自崇敬以希福利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斯多歸信之卿等乃復效此失大臣體何不師通古老成哲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時法寶欲留京師聞此語戰懼不知所爲責以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何乃畏死遂於朝堂杖之二百浩與暉杖二十正隆元年進封曹王致仕薨年六十九爲人天資樂易不爲表

襖雖居相位自奉如寒素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勝及第

張浩字浩然渤海人本姓高乃東明王後曾祖霸仕遼改爲張

氏太祖平遼東浩以策干擢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

及第授秘書郎太宗將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

權簽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求養親去初定朝儀起爲趙州

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

戶工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以行六部事簿書

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除彰德軍節度使遷燕京

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威惡並著強宗黜吏屏迹莫敢犯者

臨汾多盜夜掠人婦捕得輒榜殺之近郊有淫祠撤其屋宇投

像水中因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郡內大治海陵名爲戶

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天德二年母憂起復進尚書右丞三年廣

燕京城營建宮室命監護工作會暑月多疾疫命給工役藥物
全活者衆貞元元年進拜平章政事賜金玉帶各一賜宴于魚
藻池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俄
拜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正隆例
降魯國公以病乞致仕不許將幸汴大內失火使與敬嗣暉營
建南京宮室沿從容奏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
未復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問以用兵利害不敢正諫婉
詞以對欲以微止伐宋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問何以
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自生變可不煩兵而服
一時喜其言而不能從汴宮成遷居之拜浩太傅尚書令進封
秦國公時伐宋部署已定復因周福兒附奏諸將皆新進年少
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者以爲千戶謀克海陵惡聞其言命

杖之仍留治事。聞世宗卽位卽遣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二月入朝。世宗疑前任頗不實語。以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任之意。復用爲朴加太師。封南陽郡王。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詔以舉用人材。因薦紇石烈志寧等。後皆爲名臣。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與議。因問自古帝王。或有不用文學者。浩對曰。有曰爲誰。浩曰。蔡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有疾遣左司郎中高衍及姪汝弼宣諭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遇有咨謀。然後進對。其餘大政就第裁決。不必日至省中。再四請退。三年夏。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許致仕。遂薨。輟朝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賜以銀絹重綵。諡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霖字

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爲吾家千里駒貞元二年賜呂忠翰
榜及第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遷禮部員外郎以學術見稱改
翰林待制大定八年因刑部闕漢官除爲郎中諭以姑試其能
如職事脩舉當有陞擢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久之
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太子詹事因所守堅正令兼御史中
丞召語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
吏奉法不爲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爲臺官可革其弊
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尙書俄轉吏書爲御
史大夫嘗具二法請省將陵主簿高德溫多收稅戸米上以其
阿徇顧諫議楊伯仁曰德溫有人在宮掖朕肯以私撓法耶伯
仁奏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
其得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豈皆愚而不

正者乎未幾復坐失出大典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尋復舊職拜叅知政事兄汝弼亦進左丞相入榮之上嘗語以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上然之命佐原王判大典府事尋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料奪一官久之遷尙書右丞時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才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達一日召語以今天下至大豈無人材卿等職居輔相何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是必待朕先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汝霖等皆有慙色頓首而謝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脩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卽位加銀青榮祿

大夫進封莘時天壽節在七月襄言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乞移九月一日爲便汝霖與左丞劉璋禮部路伯達皆言帝始卽位當示信於天下矧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上國遣使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今盟好日久遽以暑雨爲辭輕禮重物示以不實帝初從之旣而竟用襄議又諫帝在諒陰未宜出獵與諫院聯章罷之一日帝語宰臣今之用人太拘資歷汝等旣無知人之明恐才能見用反奪已之祿位所以國家事只如此汝霖奏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臣等豈敢蔽賢但識不逮耳帝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卿等宜自思之有司奏請禁民間收藏制文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

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計開勅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諡曰文襄。爲人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意。嘗不忤。而反似忠。章宗初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繕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罪事。帝以費多。欲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議者譏其有以導之。

張玄素字子真。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素以庶得官。高永昌據遼陽時。在城中幹魯軍。至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閤門。并客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爲靜江軍節度使。俄知涿州。察廉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爲王府。同提點歷鎮西。興平二軍節度使。正隆

末天下盜起發民夫增脩城隍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轉東京路都轉運使嘗希海陵旨言世宗取在官黃糧及撫其數事卽位以貞懿皇后戚屬兄弟皆來歸入見世宗一切不問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戶部尙書出鎮定武軍致仕卒年八十四爲人質厚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瘡輒愈兄玄徵彰信軍節度使子汝弼字仲

佐初蔭補官正隆二年登進士調瀋州樂郊縣簿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巒閣召與郎中高衍同問近日除授外議何如有不可用者常改之宜以實奏毋少隱二人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黃綠爲姦多亡失命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聞實以類爲籍作四庫分貯之枕內藏庫使王可道等進三人官階頃之兼脩起居注轉左司員外

郎母憂起復吏部郎中累遷尙書拜叅知政事上因出獵女直
猛安謀克徙中都者咸赴御前訴以所給近郊官地瘠薄不可
樹藝詔拘籍豪民久佃腴田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立條約
使中都轉運同知張九思蒞其事令百姓自陳過限者許人首
告得實與賞上可其奏又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
抗禮何夏王獨立受之對曰故遼與夏爲甥舅夏王以公主故
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一遵遼國故禮所以然耳上問尙書
省除授水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語之曰他宰相年老卿
等宜盡心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頃乃進拜尙書右丞遇事
惟婉辭以引過終不爲忤俄進左丞會擅增諸皇孫食料法當
解職但示薄貲各削一官以疾罷爲廣寧尹薨後妻高氏謀逆
事覺得免削奪爲人練習制度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不能

止諫上所欲爲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爲恒微言以觀其意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好士論薄之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父臯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爲長者閹母攻青州怒其不降城破之日命查一城民數將使諸軍分掠之臯故緩其事被讓荅曰大王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侵擾之苦今城未下尙多一聞殘害其民必然死守閹母感悟下令有犯州民者以軍法論因指其坐謂臯汝子孫必有居此者後守定州唐縣人王八爲亂脅從縣民數千悉書于籍令臯鞠治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書過目成誦旣長沉厚好學博通經史尤工詞章登天眷二年進士第一調弘政邢臺二縣令邢守貪暴掎取屬縣民財以奉所欲琚獨無與旣而守以賊敗他令佐皆坐累獨以廉辨改秀容令擢行臺禮部主

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父喪起復拜本部侍郎世宗素聞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奉命詳定制虔疏言六事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尙書在任十年典選日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縷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爲詳明頃之以材望拜叅知政事辭讓不許與右丞蘇保衡共監護十六位工役給銀牌二十四許從宜規畫語以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顧直毋使貪吏夤緣爲姦以興民怨俄從其請以徒單合喜定陝西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母憂起復進尙書右丞奏天長觀災有司營繕閭民居以廣費錢三十萬貲蔚州采地輦役數千人上曰朕所用幾何而擾動若此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仍令附問珞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又奏禁捕狐兔等

野物罪乃至徒恐非陛下意得杖而釋之久乃進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奏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務習政事或譖以爲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告以其言頓首謝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保之任意豈及此因乞解少師不許時將行郊祀議配享琚奏配者侑神作主自外至者無主義故推祖考以配天一同尊之自周至漢魏晉皆配以一帝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惟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上從之十年二月有司請御署祭社祝版上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無爲後世譏誚朕童稚時猶記熙宗尊諡太祖宇文虛中定以常朝服行禮當時猶

覺其非對以祭祀大事。非故事不敢行。一日語珣女直人往往
經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爲丞簿知民間事。凡利害必極
陳之。又問鑄錢或以工費數倍不若采金銀坑冶。荅言此山澤
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當禁。上問古亦有百姓鑄錢者否。對曰
小人惟圖厚利。若得自鑄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大名府僧
苑智義誣言智究法名正應心經夢想究竟涅槃之語。蓮華經
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福分。故作頌
子付汝智究信其言。謀爲亂潛結姦黨。約定日期先取兗州會
徒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爲號。分取東平諸州使逆黨胡智愛等
劫旁近軍寨掠取甲仗爲傅戢劉宣所告。皆伏誅。連坐四百五
十餘人。上問南方反側何其多也。對曰無賴之徒假托抄化幻
惑愚人。此不足卹。但軍士乘機討捕利取財貨。害及良民者當

禁之上。又語宰臣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與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對曰。自陶唐至有周。親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盛事。帝嘉其將順多。施行之。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進右丞相。上感移刺傑言。謂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故唐太宗貞觀政要。凡與臣下議政。始議如何。後論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自此記注官凡有政事。始不爲避。上自爲天子。未嘗專行獨斷。每事徧問宰相。可行則行。不可則止。會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若立之東宮。搢矣。因大悟而止。屢表致仕。及是許之。卽命駕還鄉。詔除孫閣門祇候。久之。所薦舉右司員外郎室紹先。中風暴卒。上

感嘆再三因語宰臣知人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琚
往往舉能其官最爲知人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故
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爲憂也二十二年唐括鼎鎮定武軍上
語以久不見琚汝到官往視精力比舊何如生日皇太子寄詩
見意俄以疾薨年七十二諡文憲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
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世宗覺之歷舉近事
數十顆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曰使我父子家人安然無事而
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皆俯伏謝罪其君臣相得若此秦和
元年圖琚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孫卽康字安伯先世滄州當石晉未占籍析津卽今大興遠祖
延應仕至涿州刺史曾祖克構遼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卽
康登大定十年進士除累尙書省令史章宗爲相識之卽位遷

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優除耀州刺史入更
吏部左司郎中上見在前言語頗拙訥今才力大進覺非昔比
宰臣因言其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完
顏守貞對曰過之上曰視萬公稍爲通耳乃遷御史中丞鞠問
鎬王永中事時論寃之頃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
承安五年上問司空襄今漢官誰可相者因舉卽康上乃復召
泰和三年除叅知政事明年進尙書右丞六年宋渝盟奏謂必
當用兵上以爲然復進左丞上問本朝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
作成字者旣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
葉字作萊字泚字作泚字今太祖諸子避睿宗廟諱名上皆加
山爲崇字其下却有本文卽康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
廟諱上字依蘭亭帖示作未字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統

傍之充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沈字銳字各從口爲兌悅自此不勝曲避矣與宋議和進官一階在任無所救正舊制尙書省令史考滿優調次任回降會崔建昌已優調興平軍節副未回降卽除大理司直詔決杖知除郭邦傑李蹊停解左司員外郎高庭玉卽康待罪有詔勿問衛紹王卽位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時論病其阿諛詭隨驟取相位以斗符目之大安三年致仕卒遣使致祭

張萬公字良輔東阿人生時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因以名焉幼聰悟喜讀書正隆二年登第調新城縣簿丁憂服闋改費縣簿大定四年爲東京辰淥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土寇萬人至城倉卒登陴諭以誠意衆咸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乃補尙書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轉運司

都勾判官入爲大理評事就陞司直遷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中丞相徒單克寧許以當代我後世宗悅其敷奏明敏稱爲純直人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初置九路提刑司遷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有警屢命發兵擊之獨言勞民非便與百官議合遂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興府事拜叅知政事以母老賜告省親還問山東河北粟價貴賤今春苗稼隨處雖得雨尙未霑足上語宰臣奈何萬公進曰自陛下卽位以來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與人事實相流通惟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周宣莫不脩飾人事方今宜從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必先盡人

事故孟子謂王無罪歲於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已時進士李邦乂上封事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命有司議罪上顧萬公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如言方我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對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但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復得免罪惟殿三舉四年乞侍養特畀鄉郡授知東平府諭以卿在政府稱職朕心所屬特遂孝養不汝忘也萬公頓首謝且捧書泣六年改知何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母憂卒哭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躡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帝惑李淑妃有寵用事削罷諫官邊事方殷連歲旱災又多更變制度紛紛無定民謂弗便獨萬公沉厚深謹素務安靜少事與同列議多不合頗畏嫌忌不敢犯顏諫諱須帝有問然後審

盡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因兩上表以衰病旬間特
賜告兩月。詔諭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復
起視事。上言明昌間役民數萬。沿西南西北臨潢泰州開築壕
塹。以備大兵。連年未就。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禦侮而徒勞
民。宜從御史臺言罷之。爲便。又主兵者類歸罪屯田地寡無以
養贍饑寒不免。故比歲征伐軍多敗。勦無有。闕志願。括民田之
冒稅者分給之。則士氣自倍。方今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
摩不暇。何可重擾。矧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
以增豪猾之弊。長告訐之風。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稅所入贍
軍。兼推侈用浮費。可以歛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矣。皆不
報。後丞相襲卒。爲開築民甚苦之。連章請老。不許。泰和元年加
榮祿大夫。仍賜其子及第。明年復謝病。加銀青光祿大夫。歷舉

朝臣自伐求去甚力上勉從之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六年南
都川兵山東重地須用大臣鎮撫特起知濟南府充山東路安
撫使遇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奏恐民饑盜起乞將
僧道度牒并鹽引付山東行部納粟易換又上督責有司禁戢
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許復致仕加崇進給平章半俸
七年卒命依宰臣例燒飯賻葬贈儀同三司諡曰文貞爲人淳
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褻言秋山
之樂意將有事春蒐顧視萬公對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輔
政八年所薦引多廉讓之士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本名守謙避諱改大定十年詞賦進士
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尙書省令史自知除遷左司郎
中章宗二精政事凡百官資歷悉咸照勘論以武庫置直長移

刺鄴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典興副轄在職纔五月降授門
山縣簿尉朕比閱貼黃書作一十三月如此失實乃是汝等不
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轉右諫議大夫
上言提刑司官職與監察等若不稱職衆所共知自今不須遣
監察體訪宜直據其任內行事考較能否而升黜之上嘉納復
連疏諫上幸景明宮清暑召見後閣入對稱旨進兼吏部侍郎
上怒鎬王下獄朝臣無敢言者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赦
罪之以前言事皆有當處特免旣而以議衛王事忤上意削官
解職降寧化州刺史承安五年八月轉山東路按察河北西路
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定武軍
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中丞八年改吏部尙書尋出知濟南府
移鎮河中大安末進拜叅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

安撫使俄知彭德府三年召爲尙書右丞宣宗遷汴建言汴之
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
自北而來無公憑者勿聽渡會侍御史劉元規言河北民戶遷
避河南倚居甚衆宜與上民均應差役論其非計民本避兵而
來稍息卽歸矧方旅寓倉皇無以爲生一旦騷動不能安居豈
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三年八月進
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大兵危急去冬至三
月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告闕上欲召名臣故老趣尙書省
會議恐時不合難於面折特令近侍就第延問益謙并胥鼎悉
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復勅宰相前平章鼎左丞益謙工
部尙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
省與議利害仍遣近侍分往諭意先是尙書省奏衛紹王事迹

可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舉朝皆以爲諱。及是上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特遣編脩一人就鄭訪之。果言知衛王莫如我。曩間海陵被弑。當時能暴其隱惡者。輒得美官。故多所附會。中葬之醜史不絕書。若衛王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吾知此而已。設欲飾眩言辭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以希富貴哉。朝議偉之。爲之語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正大三年卒。年八十三。子賢卿。願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董師中字紹祖。涪州人。少好學。強記文詞。敏贍皇統九年擢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縣丞。捕殺劇賊王乙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骨。悉爲掩葬。遷綿上令。補尙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

此座尋擢監察御史遷尙書省都事坐失察大名總管忽刺不
公事削一官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選
爲陝西路提刑副使臺臣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大理卿中丞吳
鼎樞舉以自伐尙書省亦奏其才行拜爲御史中丞奏夾谷清
臣薦西北路招討使宗肅知大興府事近以賊罪鞠于有司獄
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與侍
御史賈鉉粘剌遵古諫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倘變生不虞所
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
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强悍深可爲慮矧近年水旱爲沴罪已求
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方春東作亟遣有司脩
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北歲不登
民兼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則力大困若扈從至彼饑餓之徒

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加以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北方有赤色暈。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脩德銷變。不可不慎。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始從其奏。五年復如景明宮。仍與臺諫官上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諭旨。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不聽。俄因戶書馬琪薦代擢吏部尙書。首舉完顏守貞正人可用。御史蒲刺都等劾其數事。悉與辨誣。遂因來朝。復拜平章政事。及其罪斥。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史大夫。命與禮部尙書張暉看讀陳言文字。俄拜叅知政事。進尙書左丞。在職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眷

禮甚厚以寒食許過家上冢且命賦上冢詩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四上甚悼惜詔依見任宰執例葬祭仍賻贈之謚曰文定爲人性通達疏財尙義賀宋生日使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平居樂易真率臨事剛決挺然不可奪時議以與得持國及丞相襲相親附故咸少之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其資廕督使就業自是感激力學後遂登第有姪孤幼讓子恩蔭上嘉其義以爲筆硯承奉